

交互心灵观与具身认知科学的现象学始基

“一个幽灵萦绕在认知科学实验室的上方，那就是具身认知 (embodied cognition)。”心灵哲学家 A. 戈德曼的上述箴言形象地描绘了近 20 年来具身认知科学对经典认知科学的巨大冲击。经典认知科学的所有认识基于这样一个“计算机隐喻”(computer-as-metaphor): 生物体的高级认知机能可以类比为计算机操作, 即根据具体运算来操纵抽象符号、逻辑与概念。换言之, “心灵之于大脑, 如同软件之于硬件。”具身认知科学旨在恢复并提升“身体”在解释认知活动上的重要地位, 其影响力逐渐扩散至哲学、心理学、生物学、语言学、人工智能等等, 形成了一场宏大的跨学科运动。然而, 具身认知的思想渊源却一直未能得到学界的重视, 这阻碍了研究者对其内涵的把握与认识。《交互心灵的建构: 现象学与认知科学研究》一书对具身认知科学与现象学之间的渊源进行了翔实的考察, 并提出了以“交互心灵”来代替“计算心灵”的新思路。

心理学 G. 曼德勒曾断言: “任何一个研究计划或思潮都不可能是‘空穴来风’的, 站在学术史的角度来审视其关注的问题, 每一个问题都是一个‘问题史’。”具身认知科学从诞生至今不过短短 20 年, 但正如认知科学家 M. L. 安德森提醒的那样: “在谈及认知的具身化 (embodiment) 时, 我们不能忽视现象学的贡献。”通过比较具身认知科学与现象学立场, 不难发现海德格尔与梅洛-庞蒂的现象学思想直接构成了具身认知科学的哲学基础。

在经典认知主义看来, 我们的认知活动是借助内在于心灵的符号、逻辑、意象或概念图式等心理表征, 通过心灵的综合与计算形成对世界中对象的认识。表征成为了沟通认知主体与认识对象的必要的中介。因此, 具身认知科学对经典认知科学的批判必须剪除这种根深蒂固的中介认识论 (Mediation Epistemology)。事实上, 对认知活动中表征地位的批判早在海德格尔对“在世存在”(being-in-the-world) 的现象学解读中就已露端倪。“我们形成关于现实的离散表征的条件, 是我们已经从事适应我们的世界的活动, 处理其中的事物, 并认真对待这些事物……在

我们理论的立场上, 我们是主体, 这是显而易见的。甚至是我们去做实验、投身观察和控制实验条件去探索这个世界, 形成客观的世界图像, 我们都不得不去认真对待它。但是所有的这些都构成了理论所必须的基础, 即我们以主体的身份去从事这些活动。很显然, 我们不能以其它方式形成离散的表征。在我们已经形成的关于世界表征的基础上, 我们所获得的不是更进一步的表征, 而是我们作为在世界中活动的主体对世界的一种领悟。”透过这段略显晦涩的现象学宣言, 海德格尔表达了自己的立场: 主体在世界中从事认知活动时是根据环境及其结构中所提供的信息来进行的, 而不是根据事先有意识形成的、关于任务的心理表征来进行的。并且很多时候, 认知活动是以一种无意识的、主客未分的混沌状态在世界中进行着。在《存在与时间》一书中, 海德格尔将这种以主客不分的、动态的方式发生着的认知活动描述为“上手状态”(zuhandenheit)。“上手的東西根本不是从理论上来把握的, 即使对寻视来说, 上手的東西首先也不是寻视上形成专题。切近的上手事物的特性就在于: 它在其上手状态中就仿佛抽身而去, 为的恰恰是能本真的上手。”

遗憾的是, 海德格尔没有直接将身体放置到认知活动的高位。然而, 上手状态中的“手”已经蕴含了“肉身”(flesh) 在认知活动中的本体论价值。这一点在梅洛-庞蒂的身体现象学 (Phenomenology of Body) 中得到了充分的揭示。他在《知觉现象学》中进一步地明确了身体在认知活动中的地位: “身体是这种奇特的物体, 它把自己的各部分当作世界的一般象征来使用, 我们就是以这种方式得以‘经常接触’这个世界, ‘理解’这个世界, 发现这个世界的意义。”

因此, 梅洛-庞蒂强调基于“活生生的身体”(lived body) 的认知活动具有其自身的规律, 它往往是非表征的 (non-representation)。这种认识活动通常发生并形成于一个具身化的主体与世界进行动态的、持续的、有目的的交互作用的背景之下。例如, 如果我能够熟练地驾驶汽车, 那么当我开车转向一个路口时, 我不需



孟伟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9 年 12 月第 1 版, 定价:
26.00 元。

要比较路的宽度和车身的宽度就知道我是否能够通过。只有新手才可能需要通过概念、表征与符号等一系列复杂的计算活动来完成这一认知任务。又如大多数司机(尤其是新手) 在开车转换方向时将身体程序化地与所转换的方向保持一致, 这种程序化地调整更多是在无意识情况下完成的。这说明身体对认知活动具有一种非表征的调节与控制的作用, 而且其对于认知活动甚至比经典认知科学所设想的表征作用更为有效。同样的, 我们也依据身体来与作为特殊认识对象的他人发生互动。当我们看到窗外走过一个行人时, 并不需要像经典认知科学那样根据他穿戴的衣服、帽子等(符号)来判断、推理(计算)那是一个人, 而是借助我与他身体的相似性就能自动地理解这一事实。

综上, 正是现象学家的反思与批判动摇了基于表征-计算的经典认知科学, 成为了酝酿具身认知科学的温床, 最终促使身体向认知科学的回归。该书作者进而指出, 我们的认知或心智活动是一个具身化、非表征的交互系统, 而并非一个离身的、计算化的非交互系统。按照这种理解, 很多困扰经典认知科学的难题都将迎刃而解。例如, 他人将不再成为“认识论的死角”。哲学家 G 赖尔的名言“绝对的孤寂是灵魂无法躲避的命运, 唯有我们的躯体才能彼此相见”或许需要改为“正因为我们的躯体能彼此相见, 所以灵魂终将摆脱绝对孤寂的命运”。

本文作者 陈巍, 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院博士研究生。

栏目主持人 尹传红, 中国科普作家协会常务理事、副秘书长, 主任编辑。

(责任编辑 陈广仁)